

一个声讯小姐 的隐秘日记

YIGESHENGXUNXIAOJIE
DEYINMIRIJI

嘉骥 ▲ 著

午夜时分，你呼吸急促，你坐卧不安。

你想打一个热线电话吗？

即使是虚幻的情节，

也藏匿了碎锦残虹般的真实与苦痛。

一根细细的电话线，

她在隐忍中含着淡淡微笑，

张望和张狂，

这鲜为人知的内幕。

小姐J.J剥开电话另一端那真实又令人心碎的隐情。

一个声讯小姐 的·隱秘·日記

YIGESHENGXUNXIAOJIE
DEYINMIRIJI

嘉 驥 ▲ 著

德宏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声讯小姐的隐秘日记 / 嘉骥 著 — 德宏 : 德宏民族出版社, 2002. 12

ISBN 7-80525-696-9

I. 一… II. 嘉… III. 声讯小姐 工作与生活 日记 IV. I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8703 号

书 名 : 一个声讯小姐的隐秘日记

作 者 : 嘉骥 著

出版·发行	德宏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思继春
社 址	潞西市青年路 1 号	责任校对	唐红英
邮 编	678400	封面设计	魏 伟
电 话	0692-2124877	印 刷	四川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大 32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13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
字 数	220 千	印 数	1-3000
ISBN 7-80525-696-9/I · 192		定 价	19.00 元

序：剥光了给你看

○老 河

一本写声讯小姐的书！

一本声讯小姐写的书！

这一切缘于一个非常特别的职业和一群被社会视作“食人花”的特殊人群以及她们谜一样的生活。

仿佛来自于一个充满了无数臆想和糜烂的黑暗角落，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邪气十足的圈子和妖娆如罂粟花般的人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故事中的“她们”。

窗户被撞开了，一个女人闯进来，她说：“我要剥光了给你们看……”

她是一个声讯小姐，来自底层，没有学历、没有背景，唯一的优势是对男人的需求了若指掌；每个暧昧的黄昏或寂寞的午夜，她就像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海妖“塞壬”发出甜美柔腻的声音，跟心怀各色念头的男人们交流“性讯”，为自己的生活挣回保障，并在有意无意中放纵最隐蔽的本性；她藉着雌性动物天生的敏感，嗅出每个窥探者的老底，她献媚、放诞、嗲声嗲气，又带着几分可怜、几分无耻，从一张床到另一张床，向男人索要命运之神忘记给予的一切；现实环境的严酷与肮脏，生存欲望的原始与卑下，人性的虚伪与丑恶……那些躲在电话线后面的年轻的、苍老的、美丽的、丑陋的灵魂在作者的笔下开始喘息、呻吟、渴求、复活！

轻松优雅的旋律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交谈中间流淌，我们和这个署名嘉骥的神秘作者慢慢地说着话，中间隔着一张玻

JAP25/06

璃圆桌，桌上是一枝鲜艳如血的玫瑰花。是的，自从《一个声讯小姐的隐秘日记》中的部分在南方一家时尚杂志上连载后，就有声讯台的老板放出话来，要让破坏行规者难保平安。然而，嘉骥的任性与良知促使她勇敢地站出来，“总得有人来告诉大家，一群叫声讯小姐的女人到底在干些什么。”表面上看来这像是一次背叛，事实上这更应该是一次重生。

嘉骥是聪明的，她很清楚所有的猜疑攻讦与歧视纷争都会在时光的浸泡中得到缓解，生活中的弱势者永远都能被宽容。“每一个声讯小姐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奶酪’和对生存环境的最低要求，作为女人，她们跟你的姐妹或你所熟悉的其她女人没有任何区别。”

“我不忏悔，也从不奢望幸福，那是别人的事儿。”这个年轻又略显凋敝的女人一直保持着一种不紧不慢的叙说声调，午后的阳光照在那张令人惊讶的青春的脸庞上，那上面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哀怨沧桑。

“夜深人静，孤独难眠。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男人不钟情。请拨打××热线，××小姐随时恭候您。”

这些声讯台的广告词在天线织成的暮色的天空中飘来荡去，就像那些个“乐乐”、“尘尘”、“雨梦”、“飘雪”们的灵魂，你很难对她们作出判断，就像你很难对这本书作出判断，总之，随你怎么想，她出现在了你的面前，带着艳丽的色彩和诡秘的微笑……

“我们去接近她们，
其实就是在接近自己”

在法国巴黎，一个叫波德莱尔的诗人这样吟诵道。

目 录

CONTENT



序

001

引子

005

日记

011

引子：先说说我自己

我在开放特区深圳是一名专业从事声讯台热线主持的工作人员，声讯台还有个美妙的学名，叫做“城市情感抚慰心理咨询热线电话”。

声讯台你打过没有？就是那种9字或1字开头的，收费为每分钟一元钱的热线聊天电话，有时我们行内人士戏称热线为“穷聊电话”。深圳的声讯台有一大把，什么万通声讯台、海明声讯台、亨讯台、鸿联台、黄金台，我所供职的是这类声讯台的一家下属公司。

如果你闲着没事，手边又有不用自己花钱交费的电话时，大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嘟嘟”两声过后，您的电话会被接通，然后我们声讯台小姐甜美的音质电波便会传到您的耳中。普通的电话接通后是没有“嘟嘟”两声的。而声讯公司装置的每一部电话都有两个号码，本机号码是市话收费，只有打特殊的声讯号码公司才收得到费用。因此“嘟嘟”两声是给我们工作人员的提示音，据说也是先创人士的智慧结晶。拨进的电话如果没有提示音，我们可自行处理。

因为电话费较高，打通声讯电话的人大多是盗用公司单位的电话设备，极少有用自己家中的电话进行拨打，我们假装不懂得。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得安慰打电话的听众，告诉他们盗打电话没有多大的影响。出于自身或者是公司的利益我们不能不骗他们。他们不打电话，我们吃什么呀？为了心安

理得，公司教导我们把这理解成为“善意的谎言”。

我们声讯台的小姐每个人都有个“艺名”。这些名字很好听，像晚晴、棋子、飘雪、乐乐、豆豆、留念、小红、冰儿、童谣、晨光、夏雨、尘尘、白宇、天天，应有尽有。我的艺名就是乐乐。请不要相信这些名字是真的，因为我们必须替自己取个假名，这也是刚进公司时领导们的第一要求。

每条线都美其名曰为某某栏目。每个栏目的外衣华丽诱人，担保你在报纸广告上见到时有着马上拨打的冲动，我们这个行业太需要这种冲动的支持了。为了保证拨打率的上升幅度，公司开着美式轰炸机似的轮番把钱当作炸弹往报纸广告上丢，《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晚报》从声讯公司赚取的广告费用是很可观的。《深圳特区报》上小小方块广告便要耗费数千块，当然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听众群体。

报纸上琳琅满目的广告词很有一手，这跟公司内部专门搞策划的助理大有关系。“夏日倾情”、“火热女人”、“触电初感觉”、“男女悄悄话”、“激情男和女”，“少女情怀”、“玫瑰之约”、“心空不寂寞”、“一打就相识”、“打工之友”、“都市情话”、“尽诉心中情”、“激情年华”等等栏目红得要命，在容易想入非非的晚上总是占着线。

开始从事热线之前，我做过很多种工作，但在每家公司都做不了多久就会辞职。妈妈说我跟爸爸一个德性，生来就不安份。可我知道我很想安定地生活，关键是没有这样的条件。

如果把一个女人跟几个男人发生性关系算是犯道德错误的话，那么我可能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大坏蛋了。我自己就上错过不止一张男人的床。我在同一个坑里会跌倒数回。我没把数次失败的爱情经历当作避弹衣穿在身上，所以到如今我仍然或真或假的被感情蒙蔽着双眼。我对男人的要求随着环境的不同而此起彼伏地改变着。当我自己感觉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我会像只飞蛾扑火似地燃烧自己。结果是对方仅仅沾染上少许的黑烟，我却独自残废死亡。其实我知道我对别人付出的爱都是实实在在沉甸甸的，只是我碰上的男人好像都不再注重这个。

我从来没有过那种兜里装有大把数不清的钱、可以不计后果地花的快感，我愈来愈觉得，这种快感的境界超过男人给我的高潮。我的外形上有着大家闺秀的清高格调，内里却隐藏着非常浅薄的心脏，它时刻磨刀霍霍地跳跃，如饥似渴地窥探着别人的钱袋。

当我跟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精神总是歇斯底里地蹿动着，飞快锋利地剥开他层层裹缠的外包装，不是为了看他的兄弟有多大，而是只想尽快从他们的肌肉和脂肪里刮出高尚住宅和名贵车子。更多时候，我真正需要的是可以随便无限额支付的现金支票，而不是一个男人。

来深圳之前，我是半个好女孩，半个坏女人，充其量只同一个男人有过那种关系，我指那种肌肤相亲的关系。骨子里我应该算作一个纯良有点可爱的女人。认识深圳尤其是做热线之后，我却发现纯良在特区的另外一种不成文的解释

是：愚蠢。因为不懂如何骗人，所以我接二连三地遭遇欺骗。当然我的这些丰富且具有高度现实主义色彩的想法都是我感受深圳之后堆积的倾心之说。当然，也非常欢迎您加入深圳热线，我想它会带给您某些意外的惊喜。在热线这个行业当中，鱼目混珠、虫龙交杂，什么料道都有，慢慢的，你会了解的。

爸爸在破产时年四十八岁，二十年来的奔波劳累化为灰烬，房产被法院查封，准备拍卖掉然后偿还债务。我们一家五口变得没有了立足之地，全家人陷入了如火如荼的境地。

读书时，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要接掌父亲的家业，成为一名不太大的私营企业家。但是，当我真正想接手的时候，却面临挑起家庭重担的压力。

爸爸十足是个死要面子的男人，他受不了家乡人的冷眼相看，率领全家人来到了开放特区深圳，一块传闻中铸造了无数神话的土地。父母亲双双年已五旬，偷偷藏匿起手中仅有的几万块，他们不可能再去应聘，只有搞点小本经营。而带领家人走出贫困的责任就强硬地压到了我和妹妹身上，当然了，主要还是我身上。

大妹妹梦帆小我一岁，找到了一份酒店服务员的工作；小妹妹梦梦只有六岁，是名小学生，我是姐姐，理应首当其冲地承担起一切。我不停地找工作，像一头套上了绳子的马，被鞭策得终日忙碌着。

我试过一些工种，譬如图像科技有限公司的电脑制版操作员、职业介绍中心的文员、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不过职业

介绍所的文员只干了一天，因为招聘我进来只是他们的一种手段，先收我二百块的介绍费，试工一天然后炒掉，理由是觉得我不适合这份工作。经历过这些以后，我绝对没再企图通过职介找工作，我可是亲眼目睹了他们唱空城计、大耍对花枪的伎俩。他们通常是先收了应聘者的钱，再打通事先串通好的电话，装模作样地介绍一番，将应聘者推出门后一概不理。莫名其妙地上了一回当，并且协助他们违心地欺骗了一伙前来应聘的人，同时也为了心疼那二百元钱，我恨他们一辈子。

在南方，有时候钱比爹娘还重要。我可不是个简单的女人。对了，我知道自己长得好看，跟三毛同等一米六三的苗条身材，洁白的脸蛋衬着脸颊上的两抹红润，无时无刻不在吸引别人的注意。喜欢对着镜子臭美的我总觉得自己的脸是只正在成熟的红苹果，散发出诱人的香醇味道。略加妆扮的我像是一片柔弱的云，具有水一般的美态，举手投足之间飞扬着一股令人不饮自醉的神韵。

伫立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像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儿。外在美与我的涵养学识合二为一，无形中令我独树一帜。我既有美貌又有内涵，这意思你明白吗？我是指我珍贵着呢。

日记

单身女郎并没什么不好，
只是对想结婚的男人不好。



5月22日

星期二

阴有风

应聘热线主持职位

来到特区的时间虽然不算长，可是我经历了不止一次失业。今天，我获知了一条招聘热线主持小姐的信息，便按照上面所留的地址，让妹妹梦帆陪着我一道去。一路上，我俩有说有笑，热切谈论着自己对热线电话的初步认识。

我曾经打过一段时间热线电话，印象中，声音甜美的小姐是那种助人为乐的天使，她们就像医院里身穿白裙的护士一样，在你患有病痛的时候，会适时地送来关怀。我想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希望自己也可以帮助落魄无助的人们。

我和梦帆坐454路中巴车在华强北路的新世纪酒店前下车，沿着华强北路直走，转左到黑风岗。一直找到南区50栋，只见楼梯口处用红色油笔标有应聘707室者请往上走的记号，我想应该就是这里了。

707在最高一层，最近因献血身体虚弱的我爬到七楼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白色的裙子被汗水粘在身上，不再有飘逸的摆动。由于紧张，我的腿颤抖着，谁知道这一次聘不聘得上？失业了那么久，没工作的日子意味着消耗生命，我耽搁不起。

梦帆帮我敲响了铁门。707的防盗门已显陈旧，墨绿色的漆开始脱落，露出斑驳的铁色本相。“谁啊？”一个女孩问道，她的声音从门缝里挤了出来。

“噢，你们公司约好我今天来面试主持人的。”我慌忙应答。我不由抓紧梦帆的手，幸亏有她在身旁为我壮胆，不然，我会更紧张。



声 讯 小 姐

Sheng xun xiao jie

防盗门里面的木门打开了，一个气质独特的女子招呼我们落座，这女子自我介绍说她负责招聘主持人，姓温。我暗自思忖，她既然姓温，那么温情热线会不会是她创办的呢？我得注意，尽量博得她的好感。如果顺利，我应聘的事十有八九就成了。

“温总，小雨什么时候上班？”标有话务间的门探出一只丑陋无比的头颅，问话的这女孩头部肥得好夸张，看起来比较像猪八戒的近亲。

“今天晚上的夜班，请听众晚上十点钟以后打过来。”温总说完后转身拿起我放在茶几上的身份证和高中毕业证的复印件。

“你了解我们的工作性质吗？”温总抬头看我。她长相中上，瘦长的脸形有棱有角，眉毛浓黑是没有经过人工修饰的，有神的眼睛闪耀着智慧的光点，厚实的嘴巴唇线分明很性感。头发虽然乌黑却稀少，挽成一个很大的发髻在脑后。

“知道。我去年十月份就来过一次。”我的手一直紧张地拽着手提袋。去年十月份我在上海宾馆的花坛前接到了一张温情公司派发的宣传卡片，上面印有热线电话长期招聘主持人的广告，我试着应征过一次，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没录取我。

“对了！我记得你。去年经理让你取个艺名的时候，你好像取的名字是乐乐……”坐在旁边看电视的女孩恍然大悟，转过脸正对着我和妹妹边回忆边说。

“你还有印象吗？我去年确实取了个名字叫乐乐！”我好意外，都过去这么久了，萍水相逢居然还能够记得



我，这事真令人感动。

“去年你可没长痘痘……”她扶了扶黑黑的眼镜框打量着我的痘痘，一字一顿清晰地说道。

“是的，那时我皮肤特别细嫩。后来在街上义务献过血后就长满了青春痘，也不知怎么搞的。”我一向认为脸上长痘痘是因为献血的缘故。妈妈说人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血是最纯的，抽血以后造成血小板、血常规紊乱，所以内分泌失调就导致脸上长痘痘。

温总笑了笑说：“既然有这么一节，那我们也算有缘。明天早上八点钟方便吗？我想请你过来试试机，如果可以的话再正式上班。”

我连声说：“有，有时间。”怎么会没时间呢？失业这么久，我的心慌得都散了，眼下迫不及待得想上班。刚才自称记得我的女孩伸出手来：“欢迎你加入我们，我叫阿言。”她手伸向我，眼睛却盯着梦帆看。我站起来，也伸过手去：“谢谢，这位是我妹妹，她叫秦梦帆。”“哇，好漂亮的名字，不过人更靓嘛！”阿言的眼镜滑到鼻尖仍然不去扶正，死盯着梦帆。或许她在想，这做妹妹的比姐姐漂亮多了。

虽然她的反应有些夸张，但梦帆足以欣然受之。梦帆是我们全家的骄傲，由小至大她牵动着所有人的目光。梦帆是那种长得很洋气的外形，眼窝深，眼睛大而有神，隆高俏皮的小鼻头，像一个外国女孩。“你们这里的格局似乎变了一些……”我对她们灿烂地笑着，唯恐她们不喜欢我，对我的印象不深刻。

这办公室是商住两用的，有很大的客厅。去年我来那



声讯小姐

Sheng xun xiao jie

次，房间比现在干净多了，以前放办公桌的地方如今用复合板隔出了点空间，我误认为那是厕所，实际是个独立的房间，门板上用蓝色油画笔写着……小雨的狗窝。

“是，有些变化。要不你再取个艺名吧？你应该了解，公司不希望听众知道你们的真实姓名。”温总递给我一张个人资料登表格。

“可为什么呢？其实用真名也没什么。”梦帆傻乎乎地问。她有点一根筋，凡事总是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认定了的事儿八匹马也拉不回来。

“我们不想主持人被听众在现实生活中认出来。因为在电话里主持人给听众的感觉肯定不错，你可以有个特定的身份。但如果听众通过其它途径认出主持人，会或多或少地失望。毕竟电话里的感觉最好，那种隔着时空的虚幻是最美丽的。”温总认真地解释给梦帆听。

我明白她的意思，那即是说电话里的感觉可以听上去很美，而许多主持人长得太难看了。

“还是用乐乐，这个名字我好喜欢。”乐乐代表着我的祈盼，生活当中太缺少欢乐。双重肯定的“乐”充分体现了我对幸福的渴望。我觉得这个名字会给别人特别的感觉，甚至莫名的预感它会给我带来幸运。

登记好表格，我和梦帆匆匆告辞。我急着回家，告诉妈妈我找到工作了。回去的路上，梦帆请我去吃麦当劳。情况总是这样，在梦帆身上我从来没有找到过心甘情愿的花钱理由，我们姐妹虽然是一奶同胞的至亲，但是总有些不宁唯是的隔膜。来到深圳的我俩很少像在老家那样吵架，我在心里把她当作是亲爱的妹妹，行动上又不可名状地游离得很。